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三十八回 以情感襲婉語勸晴 設法制環正言索彩

話說賈璉托了王爾調、詹光到張家與寶玉說媒回來，賈璉忙至書房，先陪笑致謝道：「勞駕了。張大老爺可允了沒有？」王爾調搖首道：「難說，難說。這頭姻事先前原與令叔大人提過。因張大老爺要招贅過去，所以沒有說成。後來人家求親的卻也不少，老世台想，都是富貴門第，誰願意把哥兒送到別人家去做女婿呢！蹉跎下來，張大老爺也漸漸冷了這個贅婿的念頭。前月貴本家兩村先生轉了內任進京，就與南京甄大人的公郎乳名也叫寶玉說媒，要迎娶過去的，張大老爺口允，還未出帖放定。如今這位小姐病故，可巧有薛府上令表妹借體還了陽，知道薛府這位小姐已於歸尊府，兩村先生的話只可中止。今兒小弟同詹兄去說府上求親的話，揣度張大老爺的光景，也願結這門親事，就聽他口氣，似乎有一件作難。因現在寶二爺已有正配，他家又與府上聯了姻，這位小姐性靈雖失，體質尚存，終算張家嫁出來的女兒，到府上做個二房，這名分上難免旁人誹謗。小弟回他說，兩家都是閥閱門第，再沒有人議到這上頭的。況且，形質是塊然無知之物，不能不隨性靈為轉移，幸喜令媛千金生前不曾受聘，捨身歸於榮府，兩全其美。即或已受甄府之聘，也只可棄彼就此，難道竟當作尊府千金嫁到甄府去嗎？張大老爺聽了小弟們的話，終是躊躇，倒叫小弟與詹兄到府上商酌停妥了再去回覆他。小弟想出個法兒，不如請寶二爺奏上一本，恭候聖裁何如？」賈璉笑道：「使不得，皇上一日萬幾，怎好為寶兄弟的婚姻瑣事上瀆宸聰！再者，借屍一節，未免涉於荒誕，豈可登之章疏。」詹光道：「可不是，老世台的高見，借屍還陽，原是有此事無此理的，所以律例婚姻門內，並不載此條應作何判斷之處。比如趙家的閨女已嫁錢家死了，有孫家的媳婦借他的屍身還了陽，趙家的女兒該斷歸那一家才是？這些事只可私下酌經行權，隨機應變辦去。如今妙在張府千金未曾受聘，總無不可商辦的了。」賈璉道：「二公不知，林氏舍弟胸中頗有經緯，可算個巾幗丈夫，與亡故的薛氏弟婦，他們從幼在一處相聚的好姊妹，我就把張家這一番話叫內人去告訴了弟婦，他們自然有個公正堂皇的議論出來。我來告知，再勞二位的駕去走一趟就是了。」

「當下賈璉回到自己屋裡，見了鳳姐，把媒人的話細細講明，叫鳳姐過去與林妹妹商量。鳳姐道：「姨媽也在瀟湘館裡，要聽張家的信，今兒晚了，明兒早上過去，當著姨媽的面和林妹妹說，看他出什麼主意。你不用去見老太太，明兒得了林妹妹的話再講罷。」

一宵易過，到了次日，鳳姐一早便至瀟湘館，薛姨媽同黛玉都已起來，在一處敘談，鳳姐將賈璉的話照樣講了一遍，又道：「姨媽家的寶妹妹倒要姓張的做起主來，你們聽聽好笑不好笑？」薛姨媽道：「聽這樣說起來，他們還不允呢。叫璉哥兒到張家說去，再要作難講出這樣不中聽的話來，我把這條老命拚了他。」黛玉道：「媽媽也不必生氣，這件事有什麼難處的，就是張家太過慮了。若講娶他的女兒來做二房，不必姓張的不依，名正言順還有媽媽在這裡說幾句話呢。我盼也盼不到寶姊姊有了這件喜事，咱們多年的好姊妹，難道還爭這些？不要說張家的姑娘與寶姊姊同庚的比我大，就比我小，我還要叫他姊姊呢。咱們照前姊妹稱呼，分得出什麼大房二房來！」

「薛姨媽聽了甚是歡喜。」

鳳姐暗想，寶玉聘娶林姑娘是在寶妹妹亡故之後，況且又是欽賜完姻，北靜王為媒，名分已定，誰敢哼出別的話來？這口角春風，落得做個面子上人情，也難得他自己肯講出這幾句話來。只要哄得張家過，把他女兒娶了過來就完了這件事了。

惟有晴雯在旁聽出一肚子火來，道：「張家的人也太糊塗了，不想自己的女兒沒壽，咽出了這口氣，不是寶姑娘借他還陽，那副身體臭皮囊早就埋在土裡頭了，還有這個人在世嗎？這會兒現成了女婿，也不用講到行聘迎親，簡簡截截把寶姑娘送了來就完結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晴雯的說話也是情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再不用嚙嚙央媒作伐，他可以衝得蘇州南濠街上打巷奪埠的孫娘娘，坐了一輛車子到張家去，把寶姑娘拉了回來罷。」

黛玉道：「別再瞎說了，正經鳳姊姊去告訴璉二哥，快央媒人去說，吉期選近些，省得寶姊姊在人家難過日子。」鳳姐道：「寶妹妹在張家，他們也似親生女兒疼愛他的，倒沒有什麼難過。」黛玉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倒要不像親生女兒疼他，猶如作客一般也過去了，越像親生女兒這樣待他，這個日子，等寶姊姊來問他他就知道這個味兒了。」

鳳姐聽說，就出了瀟湘館，把黛玉的話先去告訴了王夫人，便與賈璉說知，仍托王爾調、詹光再到張家去說。這裡黛玉留住薛姨媽。寶玉也知張小姐容貌與寶釵無二，十分歡慰。這一天，因同年相好送到知單醴分，只得換了衣服出去應酬。薛姨媽往王夫人處閒話去了。

黛玉一個人在自己屋裡與紫鵲談論寶釵之事。清音班裡女孩子送了兩盤蘋果來，黛玉叫收了，雪雁包了賞封打發了來的人。晴雯過來見了喜歡道：「咱們園子裡的沒有這樣大，可是外頭買的嗎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又不愛吃這些東西，那裡還去買他！是清音班裡送來的，又是個拙豐局，不知看相我什麼東西呢！你愛吃分一盤子過去，泔在涼水裡，你慢慢吃罷。」雪雁便隨手拿了那個紐絲瑪瑙盆子，滿滿的裝了一盆，遞給老婆子送到怡紅院去。晴雯見了道：「姑娘賞我蘋果，不拘裝在那裡就好，可惜這個盆子。他們不小心，失手打碎了可惜。」黛玉道：「孤零零這一個也不成件器皿。」晴雯道：「本來一樣的兩個，因是二爺送史大姑娘東西，連這盆子留在那裡了，掉這一個，到如今還沒有碰。」說著又笑道：「提起二爺送東西，又記起那年碧痕一件事來了。二爺折了園子裡才開的桂花，插在聯珠瓶裡，打發碧痕送到太太屋裡去，太太正在開箱子收拾衣服，賞了他一件，樂得什麼樣似的。我笑他說：『人家得了多少好的，剩下來給你這一件，也算不得有臉。』」紫鵲問道：「給了誰剩下的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那時候的紅人兒還有誰呢？」紫鵲便知道他說的是襲人，便道：「他出去，太太還把寶姑娘的衣服給了他好幾十件呢。」晴雯道：「那是太太給他陪嫁的，更不希罕。」

黛玉聽了便向晴雯道：「提起襲人，有一件事要勸你。前兒這幾天，二爺的心事你也瞧出來了，接著有了寶姑娘的信，才又分了心去。底下寶姑娘來了，二爺不稱心的事再沒別的，就只在襲人身上，咱們何不越發成全了他。」晴雯半晌不語，道：「這蹄子使壞心擺佈人家不用說，就是他欺壓二爺的語也太過分了。」黛玉問：「說什麼話？」晴雯道：「姑娘不知道，我明明聽見他妝妖作媚說『要出去』，二爺好意留他，倒說『強盜賊也跟他一輩子嗎？』誰料，二爺不過出門了兩個月，還沒為匪，他不願意跟強盜賊，倒去做唱戲的老婆，果然比做強盜賊的高貴些。如今二爺回來了，做了官，他又想進來做現成的姨奶奶，敢仔細體面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的說話，不過是為二爺總不肯撩開這個人，何苦看他們熬著！至於襲人的身分，進來不進來已是這樣定的了，將來你瞧他可還是先前這樣有臉嗎？」晴雯道：「姑娘既然開恩不計較他的壞處，難道我倒不容他進來！」

黛玉道：「不是說你不容，我有幾句話告訴你，你不懂史鑒上的事，古來惟真英雄、真才子才有人殺他。咱們雖不敢高比，總是一個樣兒的情理。你想，麝月、秋紋這班人都是你們一個屋子裡住的，他偏要算計你，可見他心眼裡瞧得起的沒有第三個。還有一說，當日太太沒有攆你，後來他即便想走，怕你笑話他，或是你把他激勸一番，襲人不走也論不定。到如今，他還是他，你還是你，那裡顯得出你們兩個的好歹來？偏偏攆了你，就走了他，再沒那麼報應昭彰的了。勸你消釋了頭裡的氣，等他進來，再沒提起前事，也斷不可刻薄他一言半語。咱們待他到十二分好，正叫他愧悔到二十四分，比奚落他還難受呢。」

正說著，見鴛鴦掀簾進來，黛玉起身讓坐。鴛鴦坐下不住的扇，道：「大伏天已經過了，還是那麼熱，到底姑娘這屋子裡……」鴛鴦才叫了姑娘，忙改口叫奶奶，道：「我們向來叫姑娘慣了，一時竟拗不過口來。」笑著又說道：「奶奶這屋子裡外面有這些竹子，遮得窗上陰陰的，比別處涼快的多。」黛玉道：「這毒日頭地下，有什麼事這會兒跑來？」鴛鴦道：「老太太性急，那一家子還沒允出口來，趕緊要收拾新屋子，叫我去到蘅蕪苑去看，有要修葺的地方，和璉二奶奶說快叫人收拾。」

我各處看了看，都是好好的屋子，只要裱糊出來就是了。咱們倒等著要瞧瞧，這一位張家的姑娘像寶姑娘不像？真是一件希奇事。」紫鵲道：「碰著咱們二爺的事，再沒有不希奇的。先前娶寶姑娘，說娶的是林姑娘，如今娶的明明是張家姑娘，又是寶姑娘，越發連旁人都要攪昏了。」黛玉向鴛鴦笑道：「你別聽他的話，正經我問你要件東西，不知老太太那裡還有沒有？那一年老太太給我的軟煙羅，糊在窗子上，映著外面竹子的顏色，果然好看，如今再找不出這樣紗來。」鴛鴦道：「那是璉二奶奶在庫上找出來的，怕沒有了。我再到老太太箱子裡找去，如有，便叫人送過來。」說著起身要走，黛玉道：「忙什麼？你瞧太陽還沒下去，坐在這裡涼快涼快不好？」鴛鴦道：

「老太太還等著我問話呢。」一時鴛鴦出了瀟湘館。接著寶玉回來，一疊連聲的叫熱。紫鵲、晴雯兩個人連忙過去與他脫了衣服靴子，換上涼鞋，叫小丫頭去取了涼水湃的西瓜來剖開，筌了一碗，插上銀叉子。晴雯托在手裡，一塊一塊的又與寶玉吃了幾塊，說：「夠了。」黛玉便問：「那一家有什麼喜事，派了多少分子？」寶玉道：「有個同年，因路遠沒有去接家眷，有幾個朋友慫恿他買了一個人，派公分賀喜唱戲。那買的人我也見來了，好模樣兒。」隨指著晴雯道：「同他不爭什麼。」晴雯紅了臉：「二爺如今越發愛說什麼就說什麼，知道了買的什麼人，混比起來！」一扭頭便回怡紅院去了。黛玉笑道：「要去看了別人家的人，一句話倒惹惱了自己屋裡的人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說過的，就是他難說話，要惱由他惱去罷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咱們如今講正經話，你的心上人早些弄了他進來才好。」寶玉怔了一怔道：「你說的可是寶姊姊嗎？」黛玉歎口氣道：「你講的話好沒付量，難道是寶姊姊我好講這句話？」

別怪晴雯惱你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還有什麼心上人？」黛玉道：「別假裝糊塗，你第二回要做和尚的人，難道就忘了？」寶玉記起前言，黛玉所說的明是襲人，想前兒去看他，林妹妹已知道了的，便乘機進言道：「我也不是要瞞妹妹，因他現在病著不能進來，知道妹妹是肯寬恕他的，就是晴雯這張嘴，肯讓人家一句嗎？那一個進來了，不是揭他的短，便壓派他頭裡許多不是。襲人是失時退運的人了，攔不住晴雯的磨折，怕倒把妹妹的好意辜負了。」黛玉道：「論理，晴雯說他幾句也是該的。如今我已苦苦勸過晴雯，包管襲人進來再不欺壓他，你放心。」

「寶玉便向黛玉連連作揖道：「謝謝大賢大德的奶奶。」黛玉見寶玉當著丫頭們在跟前這個樣兒，臉上微紅，帶笑啐了一口，轉身自去賞玩擺的蘭花。寶玉記起襖子，忙回怡紅院去查問，知晴雯已經收到，又將指甲交與他，自己藏好。

這裡黛玉正要往王夫人處探聽張家親事，只聽得廊下站的老婆子道：「姨太太、二奶奶來了。」一語未了，鳳姐帶笑一路嚷進來，道：「虧了林妹妹幾句話，張家就滿口應承了。」當下坐定，把媒人回來，張家允親的話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他們的妝奩都備現成，倒叫咱們日子看早些。」黛玉問：「回過太太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老太太、太太處都已回過。姨媽也在老太太屋裡聽見的，老太太叫外頭去選日子，要越早越好。這幾天裡頭咱們先送聘過去，我已叫人收拾蘅蕪苑屋子了。」鳳姐坐了一坐，起身就走。薛姨媽與黛玉各各歡喜，過了一夜薛姨媽自回家去。刑岫煙知薛姨媽去了，不時與湘雲、探春姊妹至瀟湘館閒坐，談論寶釵之事，都稱奇異，盼望過門迎娶相敘。

寶玉知道張家姻事已成，黛玉又許他叫襲人進來，件件遂心，十分樂意。

一日，黛玉瞞了寶玉，叫裝了兩提盒點心果子，就命前日送襖子這一個老婆子去看襲人，叫他好好調養，病好了，回明太太就叫他進去。又告訴他，寶姑娘已經借體還陽，張家許親之事。老婆子到了襲人家裡，說明是寶二奶奶叫送去的，又把黛玉吩咐的話一一說了。襲人呆呆的想了一會，感激黛玉，愧悔無地，老婆子臨走時說不出一個「謝」字，惟有兩眼流淚而已。老婆子回來，把這些形景回明紫鵲，紫鵲轉把老婆子的話告訴了黛玉，道：「襲人這東西真不知好歹，姑娘這樣待他，也不知道感激姑娘，叫老婆子回來謝謝，不知還哭他的什麼？」

「黛玉點頭道：「你說他不知好歹，這就是我對晴雯說的話，你不知道他心里正悔的怎麼樣不好過呢。」話未完，見寶玉進來，兩個人便住了口。寶玉問道：「你們講些什麼？我是聽不得的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偏不叫你聽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平兒在簾子外問道：「奶奶在家裡嗎？」寶玉笑應道：「在家裡呢，姊姊進來。」一面平兒走進裡間，黛玉忙起身拉他坐下。平兒道：「我們奶奶要自己過來，因為太太那邊不知有什麼事過去了，叫我過來回奶奶的話。後兒放定，迎娶日子揀的八月初五。初三老太太生日過了，寶二爺喜事接下去。和奶奶商量還得請珍大奶奶過來幫幫呢。」黛玉道：「自然要請他過來的，還有咱們的大奶奶。」平兒道：「頭裡娶寶姑娘同今年奶奶的喜事，因大奶奶是個單身子人，不大上前。說起大奶奶也是可憐的，瞧他在老太太跟前一般有說有笑，我聽素雲說他奶奶陪蘭哥兒唸書，自己做些針黹，淌著眼淚，三更半夜的苦熬。我替他算起來，到那時候又要惦記蘭哥兒下場的事了。」

寶玉聽說下場的話，便記起趙姨娘之言，說：「幸虧姊姊提醒了我，今年是正科，環兄弟該同蘭兒去走走。」便問平兒道：「你二爺在家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才同媒人王爾調商量什麼話，在屋裡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就托璉二哥給環兄弟捐監去。」說著，趕忙出去了。平兒道：「寶二爺還想環三爺同蘭哥兒下場，這幾時環三爺在外邊鬧的越發不像樣了。」黛玉問：「環兄弟在外邊怎麼樣鬧呢？」平兒悄悄的說道：「我對奶奶講了，且別去告訴太太這話，也是二爺在外邊察聽回來和我奶奶說的。如今本家這一班子年輕的爺們領了銀子去各自乾正經營生，都習好了，不肯同環三爺混鬧。他偏又結識不相干的人，日逐出外，非賭即嫖，勾引他的錦香院相與一個叫什麼雲兒，被堆子上知道了，要拿。錦香院裡的人也怕吃官司，叫環三爺跳後牆逃跑了。還聽說趙姨娘的東西，所有細軟金銀珠翠，多被環三爺拿去，鼓搗了好些出去。趙姨娘又不敢嚷破，私下與環三爺吵鬧不依呢。」黛玉又問：「三姑娘知道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誰告訴三姑娘這些話，若三姑娘曉得了，定要與趙姨娘淘氣。我奶奶在太太跟前還瞞著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環兄弟年紀也不小了，該早些給他定下一頭親才是。」平兒道：「我奶奶和二爺也提過，二爺道環三爺的親事就難說，差不多的人家攀不上咱們，要是門戶相當的，少不得打聽打聽哥兒，誰家願意把女孩子許他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既然親事一時難定，只好先尋一個妥當人給他放在屋子裡，倒可以羈絆他些，不至於常出去混鬧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講到裡頭的人，怕願意跟他的就少，除非是太太屋裡的彩雲。估量我們奶奶是不肯在太太跟前說這句話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不用你奶奶管帳，我就和太太說去。」當下平兒回去，把黛玉的話對鳳姐說了，鳳姐說：「果然這樣辦成了也好，怕做了太太討鴛鴦的故事，要碰太大的釘子。」又問平兒道：「林姑娘到太太那裡去了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就要去呀。」鳳姐便借回別的事由頭，過王夫人處探聽這事。

這裡黛玉來見王夫人，先回明寶玉要環兄弟同蘭哥兒下場的話，又提到親事上頭。王夫人也是賈璉回過，說起寶玉要與環兄弟捐監，今科正場預備鄉試的話，早已曉得。今黛玉慢慢說到本題上來了，指名直要彩雲給賈環做屋裡人。王夫人素日聽的風言風語，也有幾分知道賈環與彩雲有些勾勾搭搭的事。

今是黛玉來說，便欲將情賣與黛玉面上，沉吟了半晌道：「我不是捨不得一個丫頭，環兒這個下流東西，總不肯往上爬，他娘又是一個湖塗蟲。這會兒給他屋裡人，雖然是個丫頭，怕白糟蹋了人家女孩兒。」黛玉道：「太太慮的很是，但凡事因材成器，比如樗木堅鐵，也要造作他一件器皿出來可以用得。環兄弟年紀輕，樹枝子從小壓，趁這時候他肯收收心，回頭轉來還不遲。老爺又不在家，太太那裡照顧得到，所以我來求太太給他個人，正是羈禁他，並不是放縱他，請太太裁奪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想寶玉屋裡先前就有個襲人，如今又有晴雯、紫鵲，環兒不給他一個，顯見得環兒不是我養的，人家說我有偏心。」

況又是姑娘來說，我也不好駁回，不知彩雲願意不願意，你們也得去問他一聲。」

此時黛玉正與王夫人講話，鳳姐也到了，聽王夫人口風，便接口順了黛玉的意思，慫恿了王夫人幾句，見彩去不在跟前，便道：「我叫平兒去問彩雲。」當下回到自己屋裡，笑對平兒道：「這件事我竟料不著，剛才林姑娘的話太太倒應許了，還怕彩雲不願意，叫去問他。你快找彩雲問去！」平兒道：「問也不用問得，我替彩雲做主允了，奶奶儘管回太太去。」鳳姐帶笑罵道：「扯你娘的騷，你知道人家願意，也要他自己牙縫裡落出句話來。我去回了太太，彩雲拿起腔來，叫你去跟環老三。」平兒便笑著去找

彩云。彩雲聽了平兒的話，喜出望外。平兒去與鳳姐說了，鳳姐就去回明王夫人。王夫人賞了彩雲幾件首飾衣服，叫老婆子送到趙姨娘處，說明此事。趙姨娘也感謝不已。一面鳳姐叫林之孝家的進來，吩咐挑人補彩雲的缺。

過了幾日，這一天，賈環見了賈璉想要一溜過去，賈璉叫住他道：「環兄弟，別走，有話對你說。」賈環只得站住了，未知賈璉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